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閩丘宿用墓誌銘

天順六年夏五賓用遘疾藥而愈愈而復作如是者數四勢浸劇君知不可為即却藥俟絕言談如平時數日死君嘗力疾築堂他日欲奉親讀書其中至是其父撫楹大慟曰堂兒所築者曾不得一日居悲夫其殯于此寬與君相好非直以表兄弟也亟往哭之且為之說曰仁者不必壽世有是言君年四十三耳豈非信歟而又言仁者必有後君娶妻更二三妾然生男輒天死徒有三女子在此又何邪失之此者幸得之彼奈何君獨兩失之邪豈所謂仁者君非其人邪君事父母甚力於其有憂必致之樂乃已女兄贅于家生女復贅與之處歡然人不知其家

之三姓友人陳公輔死而家貧甚為之歛且葬歲必一持酒肴祭墓下其行多此類謂君非仁者疇諾哉然則君之致此吾無從考也前葬其甥周京為狀乞銘予既為說以信其死而深疑其無後以傳乃復叙次其事而銘之賓用字也諱觀姓閻丘氏蘇之長洲人其先有諱孝終者宋元豐間仕至朝議大夫黃州守曾祖叔莊祖公望父廷端皆不仕娶同縣徐氏生女皆幼仲許適張祿君為人修謹好義是非取舍不肯苟隨人尤慎交交則不變身雖混居市廛其高曠靜約榮利漠然處山林者未必如也少好學長益喜習書攻詩詩平實有理致所著有井蛙豪若干卷書得晉人筆意君眇一目人謂其以疾故不仕非也年未四十髮已種種嘗自怪其蚤衰然不意即死矣死之日為天順七年閏月某日以又明年某月日從母顧氏柩葬天平山之

原於是其母先卒六月矣銘曰

生不壽死不後人之自取邪數之不偶也晉陸士衡唐孟東野君兼其人于千載下我為之銘豈曰知者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於乎人惟無志與材以見于世而槁死林下死者固無憾生者亦不之惜也或有志鬱而獲信材闕而及試於是而死則死者生者亦何足憾且惜乎乃若吾友惟善之死志方信而修鬱材將試而卒闕此不惟惟善之目不瞑凡為其姻戚僚友莫不為之扼腕太息而流涕也君諱甫字惟善姓張氏其先為汴人隨宋南渡家于蘇遂為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士達父明遠皆不仕君弱冠入郡學即知黜華向實卓然出諸生治尚書景泰四年中應天府鄉試三舉進士輒中乙榜得學官輒辭不就居

大學掃一室讀書朝暮蓬壺蕭然一寒士而君益自刻厲久之
從夏官卿掌奏疏居一歲謁選吏部考君才可用奏理南京都
察院刑六閱月刑無頗類都御史高公才之以其名上成化二
年三月即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浹辰將取道還家為母吳
夫人壽一夕暴卒閏月乙亥也年四十一友人鄉貢進士查君
文外兄太常典簿李君浩相與殮之官為給舟載其柩還其兄
佐與其二子以四月庚子葬君于吳山先塋之次君為人謹謹
不少放剛簡端慤而有廉隅善事親與人交篤而不汎配錢氏
故大寧都司斷事某之女子男曰謨曰訓女長適朱存理次許
適徐季華次尚幼自君初登貴仕即死不識者亦有噫嘻聲
祿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君之志固不在是予之所以惜君
者亦果在是乎系之以銘曰

木產于地封之艱澁之不易尋斧縱焉垂成器飄風拔之匪材
自棄嗚呼張君無乃類人不勝天奚足異

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故河南人宋南遷從之家于蘇遂為吳縣人世業醫其陰
有德于人蓋已久矣至君之兄少保僖敏公既以重望曠度為
天子寵任而君之弟鑄復以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陳
氏貴顯遂為吳中仕宦家之冠君時處伯仲間畧不以門地驕
人縮首歛足語出恂恂其抑畏反居寒士下故鄉里稱厚德者
必曰陳君陳君云君諱錡字有容叔父季玉無子以父命為之
後母朱氏老而無依嘗迎養于家君以其事父者事叔父而季
王之祀不絕以其事母者事外母而朱氏之意甚適也永樂初
父被召為太醫院醫士君惧其老弗勝勞請以已代久之父沒

居憂制以疾遂不上成化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終曾祖德卿祖均錫父孟玉皆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高氏繼孫氏皆贈一品夫人娶夏氏繼劉氏子男五人倬備佾似佩女二人長適莊信次許適傳奎孫男十二人女四人以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吳山之先塋前葬弟御史君率倬等哭再拜持狀乞銘予於君為里人頗知君不可辭無銘銘曰

於維陳氏世有潛德自汴徂吳久晦其蹟維僖敏公為時名臣寵祿之來萃于一門小人施施執不憑藉君方退然自持愈下維葬有銘可考不誣以媿小人以慰諸孤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成化庚寅六月一日山陰田處士卒享年八十有三以明年當

卒之月日葬于邑亭山先塋之次初處士之疾病也屬具字敬曰吾即死唯吾所輯喪儀是行百凡葬具寧薄毋厚唯刻石誌墓古人所不廢者汝其圖之至是敬使其甥吳瓛走南京持狀謁予再拜以請予以不知處士辭而監丞徐先生懇懇道處士之賢於予先生處士之邑人也予信其言且嘉處士之能不亂其命而其子之能從之也卒諾之按狀田之先蜀人也宋有諱奕者仕為右正言從高宗避金虜之難徙家臨安四世孫起居郎昭再徙會稽昭生榮榮生茂義茂義生忠始籍山陰而娶于朱生處士諱亨字時泰別號勿菴少失侍奉其母得子道甚毋沒哀毀踰禮人多稱之其治家尚嚴肅而尤以信義服其鄉鄉人有爭辯者待處士一言而定至於儉人悍夫望見處士於道皆為之趨避不暇或者比之王烈焉平居坐一室端然終日如

對大賓則有修敬之扁富而能貧服用貶損如小家謂奢之有害也則有貧富相因之圖雅好禮歲祀先必宿齋戒而儀物兩備患流俗之瀆其先也則有關紙錢之說其治喪斥去浮屠氏法而一惟儒者又以繁文末節之不足行也則有簡易喪儀之書他言行之可書者尤多不能載故邑中推數好古而知禮者必及處士處士初歲績學期以表見于世既不果則一意治家正俗欲追古善士而及之逮其晚節益有高致作翠拱之樓以居彈琴賦詩若無與於世者常偕里中遺老十人結清閒之會月為一集益有洛社之遺風云處士元配楊氏繼王氏子男一人即敬女二人適吳麟錢侃孫男三人曰阜曰寅曰宣宣為郡庠生銘曰

有以裨乎世奚庸推而仕也有以傳於人奚庸愧乎死也夷考

其行於今之世而見古之士也嗚呼若人而今則亡徒見亭山之下有封若堂也而采葢之麓秦望之峯翩然白雲泠然清風彷彿乎奄氣之之乎其中也

正義處士墓誌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真珠溪之澣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遙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趨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從拂黃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願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歡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誦習暇輒相過從坐如鼎足然他日仕信獨過予予迂之門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璽之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

當下窆時墓石且斲而求其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爲
寧緩勿苟恐爲吾父羞茲璽獲投分于子能忘情於璽乎則應
曰君之欲銘其先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束髮時即嘗讀慶溪
集集間他文辭之載弗暇論如冲素府君之葬晏朝請銘藍山
府君之葬方承事銘青田府君之葬黃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
士則歐陽文公宋太史亦皆有銘顧子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
獨羞先人且恐爲諸先哲羞予方苦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
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蓋允達所製也予疾
讀一過曰君家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勤率與之合可謂賢子弟
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飯飢殯死娶貧凡數十事
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
統間有寇難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

起于家以家廟斂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
書惜予文筆疎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冲素以下世德
焯然史于國誌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
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初曰正義者鄉
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麀溪天下所謂義門者
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稅令父棟嫡母張母妣處士娶陳生四男
瓌瓌璽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胄慶饗鎬鏗鏗女
孫三其二適李鎰戴璠其一尚幼處士卒于天順甲申三月七
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

解元賀君墓誌銘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驚予掃一室使
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家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

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
可以執筆為我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
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儵然而逝嗚呼惜哉君諱恩字其
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
振父美之皆業儒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為童子時用其父教力
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為之說下筆平
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禮部以病
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亮嘗入太學祭酒司業
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為不可及家居學者
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
易師稱吳中為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它也
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

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為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娶吳
氏也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
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
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
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
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邪然彼徒有之者
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名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
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為
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兮誰即
形慘慘兮魂茫茫藐二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
為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藉藉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

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絕
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
斯壙兮尚永閔乎千載

湖廣荊門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世家江陰之梧塍君之曾大父曰均平有隱德大父曰本中
嘗以人材徵未仕而沒後 朝廷追旌其墓曰義民父曰景南
疎財尚義獲受官服其娶孔氏而君所生母馬氏也君諱泰字
士亨以避先諱更字大同幼與其兄惟正受父訓學業不少縱
惟正嘗一出為中書舍人而君從鄉校貢入太學文名在六館
間藉甚既乃應順天府鄉試時主試則學士劉公儼也居君首
選人以為宜或有以私故獨謂所取士非公者請覆試于
上不可乃即禁中特試前列五人文成皆稱所第名而君尤以

富嫌於人其事益白於是士論翕然歸劉公至沒而得謚文介
亦以此其後再試禮部輒中式有司嫌君輒棄去入爭惜之又
而歷政憲臺以能明法律例有御史之擢復以嫌不果竟授黃
之羅田今初至官謂為政當先足食否則教未可施乃數訓民
務農凡貧無牛種者輒給與之更立義倉以為儲蓄之計已而
歲大侵遂發粟賑民不足則下勸分之令且作饘粥以食羸弱
不能行者一時惠及鄰邑所全活不可勝計先時民多論財嫁
娶君禁之使必以時民有其後將絕以貧故出繼他姓者為贖
還其家富民買田或不納稅稅遺貧戶至六百石有奇者徵迫
殆死為發其獎得免君居官尤廉每斥所當得公錢市粟以備
飢歲其服食百需一取給於家而已時有但飲羅田水之稱於
是黃人爭欲得君守郡兩司為具疏聞于 朝遂擢知荊門然

非黃人所望也去任之日爭送之郊悽然不忍舍荆門號難治君治有餘力州幾無事部使者才之會夷陵有疑獄數年矣乃檄君往讞讞之即決其明敏如此三年有鳩來巢於廳事之梁人以為善政所致相與歌之俄遭孔孺人喪歸再遭父喪以生不能榮及其親為痛與其兄竭力治葬人憐其孝服除荆門父老數輩詣闕奏願復得徐知州疏下吏部從之君在任歷五月屹屹理弊政疾作即不可治卒之日成化十五年十月丙午也年五十一君襟度濶達遇義事敢為緝有父風與其兄處相友愛其篤家產故厚能身率族人以儉教子姪學必勤苦已而遂有取科第者實自君啓之性善吟詠有生白生詩藁藏于家生白者其所自號也君初娶同邑趙氏處士時顯之女再娶海虞章氏國子助教儀之女男二曰元毅曰元菽出側室王氏顧

氏女五其壻曰華穎陸節周祥熊夏黻夏珙至是君之喪歸自荆門卜卒後之二年正月壬申葬于所居東二里許馬鎮村福昌里之原其兄惟正以予嘗交君前葬具書以卜戶部之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才莫不宜而止於斯古亦有言止或尼之嗟世之人多以祿仕仕不以祿君也盡瘁簿書錢穀莫匪為民寧身之誦而民之信豈徒誦焉又奪之年惟此銘文庶永其傳

宿田翁生壙誌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日即病不起何如盍豫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盍豫備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誌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

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孺人撫育之如已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從兄梅窗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於醫雖不能過人然於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囊橐枵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 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後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嘯詠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曩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於醫者得盡傳其秘為知者薦授宗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祿養比又為吾入粟

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壘次塗次鑿鑿度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託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予與翁別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更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於是誌之韓之先出安陽為宋魏國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竝以醫事 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伯廣娶喻氏生翁而為伯濟後

伯尚實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今年夏有傳寅之死者予不之信或曰子何以不信寅之死予曰寅之淳謹人也無暴氣無刻行如是而又當盛年固無死理曰無死理不有死命乎居數日有自南來者曰寅之殮矣殮矣吾且臨其喪矣則歎曰噫嘻寅之其果死於命耶方謀與諸同年爲文祭之以寫其哀而寅之之兄退之適遣使來京師持鄉進士翟舜民之狀乞予銘墓且自爲書遺予予既進使者問寅之之所以病且死故既乃發其書考其狀而叙之曰寅之諱謹姓卞氏常之武進人父曰庭蘭生六子寅之其次子也爲人蘭其清玉其潔而衣冠楚楚眉目如畫出入家庭庠序間於父兄

師友之情最深也父嘗以誣被拘寅之憂甚日則躬操飲食進之獄中僮僕請代其勞不聽異母兄諒蚤世家人少之謂喪禮宜殺寅之執益盡此皆其幼時事爲宗黨所稱道者既長益好學從良師受三禮探索辨難專門禮經者不能屈至爲程文務抑其詞使與理稱成化七年以邑學生舉應天府秋試主司今楊學士徐侍講爭奇其文擢魁其經八年春遂中禮部試廷試復在高等 天子賜之進士出身故事進士不即授政第使從有司觀之寅之得兵部謹飭如諸生名益起部中會有大臣死者 朝命董葬事南行經齊魯時適東方大旱民餓疫者相枕藉寅之感焉行次房村疾大作兼程抵家見其母若兄弟疾少愈一日密召其弟詮譯等謂曰爲我治棺衾皆怪之翼日竟不起九年五月五日也年甫二十九死之後發其篋得奏章一

通言東方事宜所以區畫其荒政水利者甚備見者益悲其用世之志云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其先塋寅之娶徐氏生一男二女卞為浙右名族予嘗為寅之誌其弟誠之墓頗著其家世矣茲故不復載銘曰
膏其軸適于陸折其輻車則覆嗟哉寅之命何鞠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蓋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
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皆
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冤
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一日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
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
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
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
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宿避地長洲
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
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
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
說下筆為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多篋而歸晝
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之榜不就入國子為李忠文
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
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
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

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
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

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庶吉
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為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
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為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
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
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沒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使道函其
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

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為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好止藏書并古書畫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版刻其投贈諸詩行于國中其為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內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淶先卒三女長適湯璧次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天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丘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游於公之門公不以其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為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為人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覩而公則其人進退甚適公議未已則我藉藉此寬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何

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府君諱融字孟融姓吳氏蘇之長洲東吳上鄉人自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父曰壽宗尤以淳篤稱生值元季逮國初能物匿自全娶同邑韓氏年五十始生府君時洪武己卯二月甲寅也府君幼則端確兼多智識如鉅人性至孝父嘗有疾以童子徒步入西山汲澗泉煮藥以進稍長即善治生父曰吾晚得子而子能自立如此固先世之德之致也喜而特祀告之府君既孤年甫十四自顧無他兄弟卓然以門戶自任當是時所居城東遭世多故隣之死徙者殆盡既荒落不可居乃徙今集祥里依

從母之夫顧執中氏顧方以貴雒里中久而家漸衰執中且病呼府君告曰吾視諸子鮮克承家者吾即死惟是舍宇勿為他人有也府君泣而諾之及執中沒府君厚與之直而仍居其子不使他適迄今蓋五十餘年府君既以勤儉謹畏拓其家以大而城東舊業然未嘗一日敢忘而不經理之晚歲益種樹結屋為終老之圖因自號東莊翁及孤寬忝科第入翰林為修撰獲以其官封府君階儒林郎然不幸命下則既遘病矣卒以成化乙未八月戊子年七十有七娶居氏繼張氏繼王氏皆封安人子男三曰宗曰寬曰宣女四適沈鏞周諤沈綬王節周氏女先卒孫男四曰奎曰齋曰奕曰福孫女二長適夏靖先卒次許適徐美中曾孫男一曰俊章女一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初寬居京師聞府君病凡手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此于子孫推及于親戚鄉鄰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昏憤不能悉書也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龐君墓誌銘

上章始 賜歸省未至家之七日而凶問至寬哀號悲恨痛徹心骨聲容如存聞見無及日月有時敢次叙平生大畧刻石納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此于子孫推及于親戚鄉鄰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昏憤不能悉書也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宗人府所設官有令有正皆極品然未嘗授其人常以駙馬都尉一人之尊貴者署其事其屬有經歷亦必有清望之士乃授蓋慎之也龐君朝儀以沔陽守滿考特擢為之君靜厚人也言動不躁且負才具足以有為始至府中覩解宇頽圯葺之如新人莫知其費之所出顧所掌自 皇族譜牒冊籍之外更無所事又府署深遠終日寂然如山林間吏卒闔戶晝寢而君益

閒散無以施其才歲餘病作竟卒實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若干君諱瑄字朝儀其先山西大同人曾祖福忠謫戍北平又徙太倉故今為太倉人祖景仁考仲禮仲禮娶某氏生君始遣君入衛學為儒生君能自奮勵以天順某年遂登應天府鄉試既而試禮部輒不中始仕為沔陽沔陽大州號難治惡少年往往白晝肆剽掠莫敢何問君始至擒其首惡者一二治之餘皆斂跡屬縣景陵有巨奸相聚陰持吏短長起減詞訟其黨有一太歲十虎三彪之號亦皆就擒死獄中他日盜聚竹林灣勢張甚捕者皆空還君出其不意以小舟直抵其巢穴盜相顧驚曰太守來矣遂奔散獲二十餘人寘之法州境遂寧巡撫都御史劉公敷特旌其功以勵眾州既稱治君乃料戶口以均徭役作溝渠以備旱澇行之悉有法至今人思之益君為州

如此可不謂負才具足以有為者耶君娶陸氏子男一人皚女三人孫男一人皚將扶襯南還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太倉殷園門外以予嘗知君秦王翰林濟之之狀謁拜乞銘予以知君晚為辭而皚不令也銘曰

位則不卑才無所施尚有遺愛與沔水東馳嗟君子兮藏于斯

甌寧童府君墓誌銘

童為閩世家其先蓋出晉車騎將軍牧之至唐有避亂由廣陵來者始居甌寧之西鄜鄉遂稱西鄜童氏在宋曰蜚卿朱文公門人也著述甚富自是子孫以儒業相承而族益大元末曰瑛者率鄉兵拒偽漢陳氏入國朝論功授官瑛生文貞文貞生衡衡娶楊文敏公女弟生府君少則醇良既長寡言慎行與物無忤事父祖與繼母吳盡孝父沒事叔父而孝不替至與兄弟

及諸子處友愛慈厚家庭間益然也童既大族君待其族人凡親疎賢愚一以恩意其居鄉謙謹人皆愛重之或有忿爭以一言諭之輒服歲飢出粟賑貸不責其必償其後朝廷令有司行勸分之令君首奉詔始授承事郎非君所望也君少好學而舅氏又貴顯于朝力足以薦人君時雖尚少然不肯依附以取仕宦教其子宜以科第出用子欽竟登鄉貢而君則不及見矣既七年欽赴試禮部始持其友滕行人祐之狀來乞銘且出其家乘一編相示則自唐宋以來至于國朝名人之文詞皆在予愧乎其請也顧欽之意懇懇乃為書其事行之槩畀之刻于墓上君諱詡字士敏號恬齋以永樂丙申十月二十五日生成化辛丑四月二日卒享年六十娶吳氏先十二年卒子男六人曰俞曰欽曰佐曰中曰康曰鈇女五人長適朱熹次適朱燿皆文公十世孫次適建寧左衛指揮張淵次適江楫孫男十人曰輔曰輓曰軌曰轍曰軾曰輞曰晏曰誠曰策女九人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其鄉泰山之原而銘之則丁未之三月十二日也銘曰

閩有名族初則以儒視其篋中穰穰遺書問孰保茲惟士敏甫其在里居亦不忤俯視其後人振振何多況也有人已授鄉科有施必報尚在他日藏茲山丘其固其密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去其家十年以例乞歸省既得旨行至半道聞母孫氏喪哀痛不食者累日及抵家而疾作竟卒成化二十年十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子樟自太學亟歸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三日葬君於泰興縣永豐之原謁予請銘予辭焉

其請益至蓋既久始克為之君諱嵩字與瞻姓何氏世為秦興人其先有諱某者以好義聞鄉里君之高祖也曾祖彥清祖伯舟父頤頤娶呂氏生君兄弟三人君最幼以父命為伯父顥子為人美風儀而績文學道汲汲如不及初不欲仕日之田間課農勤苦甚粟輒倍收然農事暇未嘗廢學也嘗至京師高文懿公以鄉里故與語奇之文懿時在館閣欲薦君可用力辭乃已既歸愈益敦行時都御史王公竑巡撫淮揚今南京兵部尚書王公恕為揚守二公世所謂偉人相與論郡內士必及君他日兵部行縣遂造君之廬其見敬禮如此後君以事再入京師竟用知者薦授鴻臚寺序班秩滿陞主簿居官默默非所樂也君性孝友事所後父若母一如所生二兄相繼沒以痛哭故致疾其學務博覽尤熟於史上下數千載事能記憶不遺若佛老之

教非特不信亦不一窺其說也然君平生惟不為奇絕可駭之行故其名譽不出於鄉而予亦不知君及觀當世二三名臣所以待君者則其為人可知也且狀為進士儲君囁作儲固其鄉人也知君尤詳予特節而書之君娶張氏子男三人曰杰曰棹棹鄉貢進士曰楫楫後兄岳先七月卒曰楷出妾楊氏女二人李貴宗劉時其婿也孫男一女二銘曰

韓府儀賓曹公墓銘

維西太祖高皇帝有子曰韓憲王王有子曰襄陵莊穆王王有女曰清澗縣主主長而甚賢王奇愛之為擇佳配公時年十六以從母之夫陳公傑為平涼守自吳中往視之他日王適見公察其可妻也使人言于陳其夫婦重違王意卒諾之已而資

遣之入京誥授儀賓階亞中大夫仍賜章服鞍馬而歸鄉人
以為榮公諱珙字仲璜姓曹氏世家蘇之吳縣為人俊偉豪爽
無齷齪態人多樂與之交然或不當其意雖顯要者亦蔑視之
好面斥人過尤能分辨曲直言出人亦無不服者身雖處富貴
未嘗一日忘其故土見吳人與語輒流涕而所以接遇之必厚
以父母早世嘗迎其兄瑒事之甚謹兄沒撫其遺孤若己子然
其平生蓋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
七子男四人長銘為縣主出以軍功授官服次鉞次錡次銓女
三人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人長澄郡庠生次
瀾女四人於是銘來告哀朝廷為遣官賜祭將以卒之又明年
甲辰十一月壬寅日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以予其郡人
也奉御醫周原已之狀泣拜請銘銘曰

孰謂吳產而為韓人迨其中身生子長孫坐上雄豪灑然襟度
維不驕盈足以銘墓

以弟原輝墓誌銘

嗚呼原輝果棄我而逝耶悲夫初原輝病少愈欲來京師視予
或止之不顧曰吾必一視吾兄竟來予見之驚喜甚然竊憂焉
畱四月還相與痛哭而別至家僅五月而病劇遂不可救蓋昔
者不遠數千里而來其與我訣別也悲夫原輝諱宣姓吳氏世
家長洲為先修撰府君之季子而吾之母弟也年十三母張安
人不幸下世一日能自謹飭居家塾依予以學凡嬉游博奕之
事皆無所好也稍長每早作之城東經理舊業種樹成列鑿池
環之更築屋田間為農隱計題其旁室曰拙脩因號拙脩居士
而時舉杯歌晉唐人田園詩以自樂嘗曰吾有憂慮惟入園林

臨水石不知其脫然以去也性孝友能順適父兄意先府君嘗
館親黨之無依者數人至原輝館之不替而長女兄寡居無子
則迎養于家其仲早喪生女纔數月亟取鞠之如已出一男曰
遂尚幼更撫教之至於長而成立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奉已食
不求豐衣不求華惟取足而已尤不自愛往往親為勞苦之事
與人處平和謙抑尊俎間相與勸酬飲輒盡醉醉則默然不亂
故人皆愛而親之其娶沈氏先卒有子一人曰奕山側室顧氏
女一人適徐美中其生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成化二十
一年三月二十日年止四十八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吳
縣太平鄉花園山先塋之次予嘗與原輝約他日歸老必于東
城而原輝亦曰吾當益經理其地與吾兄樂也悲夫今尚何望
哉葬既有日吾何忍銘然亦不忍終無銘以暴白吾弟之為人

也銘

父兮

今子於是依兮尚俟其後兮吾與子同歸兮

明故昭信校尉泰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胡君墓誌銘

胡之先清江人也元有仕為萬戶者曰煥章煥章生德淵

國初戍守盱眙儀真等處為隊長後徙泰州生志學志學娶劉

氏生君君諱倫字夫經為人重厚明敏且好學畧通陰陽醫卜

之說而於數尤精少則在行伍人皆為不樂而君殊不以為

意曰此吾世籍也舊制凡戍江北者歲更至京師操備及君即

探甲出門衝冒霜雪不以行役為難辭如是者凡三十年其小

心守法自裨將而上皆信之景泰初北虜既遁京師猶戒嚴方

務儲粟塞下為守禦計慨然納粟六百石以例授試百戶當是

時君益欲以功名自奮遂從武平伯陳友往征迤西得選置帳

下以資謀畫師還實授百戶武平以君有贊助勞擬再論奏不
果人又為公不平而公亦不以為意也既還泰州謂天下承平
教其子必以文顯其子玉竟登進士第列官于朝卒如其志
君性孝侍父疾久而不倦母孀居二十五年奉養備至及父母
終居喪哀毀而有禮其為人如此則所以稱於人者豈特才諳
而已以永樂甲午五月十日生成化乙巳十一月十七日卒享
年七十有二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州西九里溝之原娶薛氏
懷慶知府廣之女先卒子男五長即玉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次璉襲百戶次瑄次珍次珙女一長適許瑞先卒次適州學生
李鑰孫男九曰嵩嶽巖餘未名女九長適韓源餘尚幼儀制君
將歸治葬自為狀來請於予且曰玉忝以明經致用適與先人
同品秩幸嘗考最例不得封典甚恨願畀之銘以慰也予重
維此幽室百世無改追榮其先亦尚有待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湯府君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廿二日卒既卜明年十月廿五日
葬于先塋矣其子瑄持御醫周原已之狀始來乞銘其墓君諱
潛字宗本自號裕菴翁其先常之江陰人也後徙于蘇遂為吳
縣人世勤生殖家至府君之世而家始益大府君有兄弟八人
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貨于外府君亦嘗一至京師竟歸而治生
于內蓋府君善殖產所以居積棄取得古人遺法然凡錢帛之
出入估直之上下必公必平而其為人又剛直重厚素為人所

違其情乃誥而銘之曰

胡在故元實為武官厥既失之家幸以完公以才諳稍自振拔
賞不酬勞功簿孰闕未復于武卒顯于文甲科儀曹畀其後昆

信服當來言交競徐出一言無不帖然以去其家既至大而居者甚衆衣食所資婚喪所需以及賦稅所出一惟府君所區畫當是時其家出者率僮奴能協力化居而收倍蓰之息仕者有民社能守法奉公而有善最之名而府君於是乎有力於湯氏矣然府君至此自持益謹自奉益約兄弟子姪得於見聞者更相飭始悲不敢為驕奢之習所謂禮生於有者及其既沒而族人記特為白圭猗頓立傳蓋貨殖人生日用所不能已者推而其大者不可以為國使國之財賦得其人而理之不惟可用而其效至於使民知禮節而俗厚矣府君曾祖曰潤卿均澤父曰善善以渭貴封大興縣知縣母曰楊氏封安人周氏繼徐氏王氏周出男二人曰琪曰瑄瑄以書藝進授

鴻臚寺主簿女二人嫁浦文泰庶出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二人曰僕曰傳曰倫女二人一嫁朱延一在室府君享年六十有八其葬在吳縣太平鄉薦福山合周氏兆銘曰鬱然高丘是惟裕翁之墳嗟翁百年匪裕其身以殖其家以垂其子孫何以為用惟其義何以為本惟其仁何以知此吾其里人

醫師錢橘隱壽藏銘并序

吳縣西三十里有雅宜山錢氏始葬山下者曰良王府君橘隱則府君之仲子也其名愷字伯康自號橘隱錢氏世業小兒醫其先為江都人在元有曰益者任常州醫學教諭因家焉益生元善國初以名醫徵奉詔往治晉王子疾愈王奏留之卒葬太原元善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王太醫院醫士良

王娶高氏蘇州人也再家于蘇故今為長洲人橘隱以永樂丙申十二月十二日生自其蚤處已傳醫業然其氣豪爽不欲以醫名居都下者數歲所交多名公奇士議論間發輒傾其坐人歲已已適有胡虜之驚慨然歎曰吾生不能立功名于時至於恪惜財物視軍興缺乏不少助之可乎乃市馬若干疋上之以例被 恩典之榮已而歸吳復歎曰吾生無德澤及人惟醫吾家故業也蓋終假是以施吾仁乎始出治病治輒驗每曰啓門迎致者闐然而入其多殆不能酬應而窶家子輒抱携而來纍纍于路不絕一與論視而不責其必報其為醫善究病源而議論娓娓足以發之所處方大率持重嘗曰壯夫尚欲固本況嬰孺氣體脆弱可以峻急求乎至所治藥雖奇材貴品不卹購求往往躬自修治不付他手益其精如此故其醫益驗遂與其兒

伯常院判齊名數十年來大江之北言小兒醫者必曰錢氏其名浸聞 中朝然橘隱既老不願仕矣橘隱儵然長身而禮度雍容藹然有和氣少從故禮部尚書修公游已嘗親其德學中歲日與歸田諸老登臨宴賞以極其樂蓋其好文尚禮則不以老而倦也配王氏太原人世以武顯柔順溫裕稱賢宗族間子男三人曰鋼先卒曰銳曰鉞女二人適陳倣莫益榮孫男四人曰同文曰同倫曰同德曰同理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於是橘隱生七十年即雅宜先塋之次治壽藏為二穴異日將并王氏葬焉工畢具書及廬山陳孟英先生所述事狀來請曰幸及吾無恙時為之銘庶平生有所託而傳也予謂橘隱既不諱乎彼而復事乎此豈其猶不忘情乎死生之際耶竊惑之雖然曾子之啓手足亦欲門人知其平生而況即先人之旁異時奉其遺體

而歸于是行不虧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既堅既密峯巒巖壑壑壑泉水清漪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熙熙人之怡怡尚有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迂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崖巒峰晚過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禪關度西嶺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既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龍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酒肴樂客予憊甚欲臥未得而君貌益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蓋歷十年為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

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咨其叔父所以葬大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為狀以墓銘請君諱璋字廷用姓顏氏其先傳自北徙吳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為廉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魯花赤父希誠母呂氏君娶卜氏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鏗早卒曰錕曰鑑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榮其一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吳縣何山之原君少以宦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為縣吏已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俄又丁內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止縣遂以宣新淦為江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

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常掌二稅見民有鬻兒償官者
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為民父母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為遂以
俸代償之自是益畱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
挽畱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
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為事
或時循壟晦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
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
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詳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
晚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
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顏君之才與崔子俱
予不負丞而丞負予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為家疇曰歸歟
車攻維工孰始匪輿樂奏維瞽孰終匪圉凡物且然而人弗如
師峯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耀朝裾
脩然考終世等敝帑孰計縣氓來挽喪車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誇矯詐相習以非相尚以利曾不為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寬之從母之夫也少失問學不求聲聞以故不得列於士大夫而為閭里之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媿者性直率畧無緣飾見有作偽者駭歎曰彼何為然中少容言出輒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之憾其論事必自本之末纒纒不已然遇非所知者雖同席終日嘿然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心不安也其為人益魯論所謂直愿而信漢書所謂悃幅無華者歟府

君諱能字景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華亦謹愨人也母鄒氏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宣氏與其姑之力既壯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慎所與故平日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巷死當葬同原後不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為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既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氏有賢德一男子曰謙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母嘗保護已祖母沒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與家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寬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葬謙等謂宜有銘寬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碣而書之雖然寬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歲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已遠孰為古人一屢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德弗泯益墮甑之孟敏必郭泰而後學如耕谷之子真微楊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壻暴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卒年四十二物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歲漕粟緣輸納以破產者比比安得貸我往役免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歲若澇荒有司不盡以為災

安得出粟貸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其言流聞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于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予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爲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祿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去甚者以死祝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急率救卹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此也陸爲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爲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曰以此嗣汝九吾宗

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溥字宗博別號心耕少則謹厚溫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母與其所生母夏相繼而沒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協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暉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恩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別第將謝家事日從賢士大夫開尊俎閱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完郡學生娶郭氏曰宜聘惠氏曰宇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彥慶次在室銘曰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有崇庫澤有短長有如陸君

惜無位矣而復蚤亡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顯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為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奧幾無遺義為文章輒能得所謂上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為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怵其字德充先世為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黃渡家焉族屬蕃盛遂為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士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既長為同邑朱近仁贅壻朱遣代繇

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為舉子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密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肖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歲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為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內其治家嚴整每謂推之天下事不足為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嚶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天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為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守閭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曾跛鼈之弗如
水曲兮交衢御者兮踟躇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馳驅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居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
試禮部每遇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衰之際未嘗不
歎息也蓋數十年來若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
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志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
中遂畱家焉家故饒於貲屢肆聯比人蹟闕然其叔祖惟中亦
嘗仕為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豢養且少姿容端
厚舉止安舒出入閭巷間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歲
謝去專以養親治家為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

者慨然有遠游服賈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凡行數千里未
嘗以勞苦客居纍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居
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墜人尤稱羨之君信既有
力於李氏嘗曰吾豈顯顯為一家溫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
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
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為人寬厚有
容惡聲暴怒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
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人賢否得失輒
從其弟子道之以為勸戒曾祖孟輝封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
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
人曰鵬曰鷗女一人許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
正月三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十三都黃山先塋之次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為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沒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為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為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雜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而產業弗墜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樵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

臧誤減

聲疑聲

備保臧獲輩聞君聲歎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

江人也從戍東魯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為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執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為益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昂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二遺言以弟紀之子塗為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為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益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為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沒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為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為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維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傭保臧獲輩聞君聲歎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產業弗墜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樵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

江人也從戍東魯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為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執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為益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昂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塗為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為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益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

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藥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其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鷄籠山之原寬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諤吳葑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毋毛氏三子以節行一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于鎮遠鎮遠為荆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汝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事雖畢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

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誌其墓而悲其天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孰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婦合地是為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國初初選長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蓋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每與季父用和兄原道更出入治租事率先公後私其催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辟徵

歛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既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益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毀無童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為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內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待師儒必知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聞客至輒蹶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入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俟絕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思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泖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居憂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銘曰

崑山馬崔石浦湜湜原凱之生有美其德石浦湜湜崑山崔崔原凱之亡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頃予誌從母之夫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葑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儔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既久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孳孳然垂涕積垢啼號什臥日惟待哺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亡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為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為其衣食謀早夜與同臥起至櫛縱弛救皆身任

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斬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
還卒于家成化十二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
九月葬于陳八鄉受字坪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蓋予之仲姊
叔能之介婦也諗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
念叔能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泯然以死失一賢
士矣此予所為歎者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氏曰騫
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曰淑貞適吳海
孫男六曰迪遂述遵選遇女七曾孫男三叔能貌癯然言啞啞
常恐傷人生惟不為奇偉事然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
人者遠矣銘曰

閱牆之詠昔見于詩况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顛柯與枝
有賢周君善推所為鞠而教之乃母乃師小夫好奇去本遠而
匪為葬銘母曰費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本之謂何天顯民彝周君克舉家人而離嗟此商俗終然靡靡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為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再世而
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還而定居遂為閩南著姓其後仕而尤
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
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沐陽訓導其配林
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既出儒宦家而舅氏為翰林院
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
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官以
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 恩詔實授丁沐陽府君憂服除改濮
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

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申也享年五十有七先生諱農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為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稱爲師者初在安州率蚤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者開諭敷析必盡其說乃已衆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一新之數爲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善士往往自旁郡來學益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之尤至嘗以次當爲王府長史時其子端儀已登進士第仕于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予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戶部尚書翁公深歎美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其畫像有惟安恬以履平素分不巧營以驚平進趨之語蓋二公皆邑人知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接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嚴而肅既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絕會僚友來視其子憂戚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慎如此娶吳氏安福訓導封戶部員外郎時望之女子男五人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偁郡學生次儒次備女四人長適黃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次峨先生沒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乃自爲狀謁予請銘予嘗往來亡友李翰林士英家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予安忍卒辭銘曰

閩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慎少而自學惟潤乎身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以歸于茲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璫字孟規蘇之吳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奮然讀書從儒者游遂業儒成化四年以府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碩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為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二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涕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順楊循吉數輩且謁予曰已買石琢為碣矣謹俟予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亡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宮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益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議也君家居為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者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

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袞袞數百言叙述輒有條序勝口舌遠甚曾大父曰孚敏太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振其配曰姚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為後銘曰嗚呼孟規以文為業以學為師何有作慝而止於斯此明短折彼昏耄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垂橐而歸穀也豐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孰養與持家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纍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且葬宜得銘文念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

諾君諱銓字大用世為襄陽人弱冠入鄉校從博士受詩善辨
質疑義為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鄉試明年試禮
部名在副榜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
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
年遷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為大學
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嗷嗷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
志於人及為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
詔賑災齊魯間當缺食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餓死既而流
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
奏請于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
以君評事考最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二人曰縉曰紳
曰經女二人予與尚質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質以銘請而予

宜為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毀之若棄庶幾發之在其嗣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為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江陰
人世隱于農為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
元好義朝廷為旌其門江浙間字稱曰景南是也父惟正嘗
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顏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特穎慧甫十歲已
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為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劬刻厲
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為人更嚴毅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
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
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來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
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員舉于鄉今羅洗馬明仲

李學士賓之為試官得其卷奇之擢魁其經衆以為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皆為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冑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臨絕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為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二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泊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絕不類少學于張翰林亨父亨父沒妻子無以為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二月癸丑以又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江陰縣觀莊村從其母氏予昔家居君以文事來辨質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沒後數月其父亦下

世其子經使人以濬縣令與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娶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茂德與藝瑣瑣庸庸奚壽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命出巡四川明年為弘治戊申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且有日其子悅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過江都始識君子舟中江都君所為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憂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君真愛我者也是知其賢後君將考績吏部未至朝廷已召君為御史初試職俄以父喪去服

除實授復以母喪去服除還任甫二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
蓋君官雖且顯然兩雁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為竟抱其
才以沒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
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
成始遷馬廐里後割其地為平湖故今為平湖人父桂娶朱氏
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歲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
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麗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
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
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稅有定額能均之
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澇不知所備教之鑿港以時蓄洩邵伯鎮
隄每為水嚙而崩以石甃之歲省修築之費當歲飢極力賑濟
民多鬻子女于江南為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

省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官銀數萬兩將輸戶部言于巡撫
大臣得留為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
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累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暴于
一鄉人多畏之即躬往擒置平法以其地曠恐生變持奏立巡
檢司蓋其見於為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
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在萬里外官吏多縱弛也宜以嚴
治屬郡以至宣慰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
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倚勢者率其下編竹絕流取魚人誤觸
輒遭其虐更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冤獄或修建養濟
院以惠孤貧慨然有盡舉弊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
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已出至於朋友親戚
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愷曰悌先

卒曰悅俱吳出曰恂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
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為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祿遺其子孫何以遺之惠澤在人
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己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顧謂其子慈
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原博以請然能及我之
見乎慈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
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為人非求
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
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任國初為大理評事
父宗振僑居汝陰娶薛氏生先生躬教之學忍貧刻厲志不少

變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為塾師以共養其親入以其善教學
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
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為仰事俯畜之計
況欲為義事乎乃事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為盡力
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劑量
所入以為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數舉
貧乏時事為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為者則
直為之不吝先生真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
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于家今毛給事程陸
御史完王進士俸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
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說至斥絕其人里人有
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庸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寓

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遺諸孫進學宮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詡間發綽有古人風度爲文章疏通簡管善於叙事凡郡中有所慕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輒造其廬拜之初正統間詔有司舉士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爲不合例罷歸竟以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慈次即恩次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牧收放改敢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

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慎也夫豈有所覲惟示其得正死而無悶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圖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黷然在堂待此以暄無怪吾言之不盡也後世茫茫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朝舍于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于家盡歡而散入夜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予弗信已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爲至于此則相與爲文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旣許諾而去其葬有日矣始遣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

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部輒中副榜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入館閣者三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汀州行敏期必以進士舉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竟以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且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間嘗奉 恩詔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贖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平涼冊封韓王所以贖君者益厚卻之如前日其廉潔如此秩滿連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專董神木版君素剛有才幹共事者與諸工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陝人赴河南受之便顧河流淺淤且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得人往治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固水利工部舉其屬以為無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爾書以行君至其地往來相度經營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為河不運漕久矣勢難猝通為悉陳其利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奏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今宜舉行之有旨仍命君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運漕者乎為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免茲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蓋還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亢字原配同邑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郝氏子男四人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銳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徇人意及與人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厲下至僮僕輩聞其聲畏之然量

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黃金橫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或畱之笑而不應蓋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予特取其槩序而為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繫其志有祿不饗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不獲遂則栖栖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觀于場屋之士往往與命爭勝負至于無如之何忍已

陳君初居廩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為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輒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履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初名黻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元謨則以為國學生避祭酒周公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玉母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產能自力於學凡葬毋婚弟皆

竭所有營辦家不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徭役中皆其力也銘
曰
既成其已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
銘

邕容間群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寧歲 朝廷命守
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自雄衆推參
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
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
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絕不
相顧俄伏發叢薄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
馬參議乎柰何從俊至此遂併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 上爲憫然詔贈君右參政仍
令其子效才爲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皆出特恩云君諱鉉字
孔任成化八年進士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專督薊州鑛冶始
至知治事多奸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旣乃日務施設工
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畱之又三年
遷貢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親遣造吉王墳工
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
裁酌者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爲非人言所感
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其事又
毋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以賙給之又別
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
輒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

儒爲宦族君之曾祖成安祖性愚俱不仕父體和封奉直大夫
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
長即效才次效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
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死相與
傷痛不已於是效才乃奉道亨狀來乞予墓銘予聞君嘗分守
古田能以恩信服群蠻及議用兵延數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
況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者事安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
死於國而朝廷褒卹之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
年五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藏于斯魂氣鬱結兮將何之百粵迢迢兮桂嶺嶮巖
藏虺虺兮伏豺豨肆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
身雖凶兮民樂且嬉酌潄之水分俎豆有祠目光炯然兮象而
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
君即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
舟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都某地託兵部主事
吳鑿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來乞銘鑿爲君之子壻初訃於予
予方爲之悼惜曰君勞於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遂至此今之
葬予能忘情乎且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叙君平生甚悉則
予又能已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蓋出
商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郁自
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者十室而五
多不相通蓋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曰璣父曰思遠世掌

田賦于鄉思遠蚤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
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
素善書會修英宗皇帝實錄選入史館歲餘將再從禮部
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為總裁官沮之實錄成竟授中書
舍人一時朝臣當受誥敕者率欲得君書蹟來請于門者不
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謝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
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其職今冢宰
致仕三原公為司馬嚴器許君公退輒召與語凡掌武選十年
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南安距庾嶺為海南貨
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荷為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
往往爭利構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
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撻人以爲

得牧守體自君入官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為人坦
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習其于財利漠然未嘗
枉已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
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
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為詩格韻
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
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為宜人生母計氏封
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
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鋈次適金澤餘皆在室男孫一曰
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
游樂于鄉君則不晚南安之政視民恐夷峴山之淚橫浦之碑

曷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歛以殯子孫環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鄴都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二君諱大榮字崇仁天順元年登進士第初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間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貌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會 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輒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鞠即見情偽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為君危毅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真盜出始皆愧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庾死且

半亦辨其誣而抵豪于法闔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春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嗾盜引春春不勝撈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方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肯溪尚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掩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寧縣殺官吏衆相愕眙計無所出君不為動曰是惡能為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珪等七十人鄰邑為萬珪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為梗者君既以才具自負耻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竟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賦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為序其首君既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

嘿也家故饒裕更斥所有為義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詩歲久成編號靜軒集云君之先為麻城人五世祖德元仕元為萬戶統軍于蜀始家鄆都曾祖繼祖祖文興俱不仕父弘道陰陽學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封如其母先卒子男六人曰孟琦華陰縣丞曰孟瑛刑部主事曰孟琳陰陽訓術曰孟瓊曰孟瑤曰孟瑜女十人長適蕪水縣主簿文學次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闕巖次適千戶羅璋次適貢士牟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吉次適國子生易象次適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蒙曰頤曰晉曰巽女六曾孫男二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既卜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其父平生宜有銘自為狀來請於予予曰子之母之葬嘗書其墓矣此宜他圖則固請不已及叙而銘之銘曰

楊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爰起以武統軍既歷四世為命憲君邑故朴野科第無聞君游鄉校慨然出群遂取甲科始顯以文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強抑寬伸群盜斂蹟況敢信信直道自信掩其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其留耄倪蔽津高位不酬大耋漸臻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復繼清芬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乞言禮為上賓何命之邁歲行在寅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墳塚石叙述永闕幽窀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于巡撫都御史無錫盛公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因嘉其恬退以為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

畀以符有履歷年深操持潔白仁厚牧民人皆稱頌之語所以
褒獎之者尤切也君既還日與親戚故舊游宴閭里間以樂時
復為詩章與知友相倡和因自號樂閒以見志他日過予握手
叙少壯時事相與感歎乃曰某蒙 朝廷之恩當州郡之寄愧
則多矣而勞亦甚焉今獲奉身而退以尋晚歲之樂回視同輩
存者幾人則勞雖甚而幸亦多然人豈有久幸於世者哉蓋數
年前嘗即某鄉預為葬穴而黃州通判吳君元璧既為壽藏之
銘今弘治丙辰年且七十四而實病矣願更為志銘以及我之
見也予曰公雖病而狀貌如壯年雖高而食飲則豐何遽為是
則不以為然數具書來促繼之以詩曰某實病甚矣恐不及見
矣為之惻然君名熙字彥哲姓韓氏世為吳人少入郡學習尚
書翹然諸生中累舉于鄉不偶循例入國學居數年始選授德

州同知德州距京師不遠舟車上下號為要衝君日夜酬應不
倦州守倚之上官知其才數委以事亦惟君廉公人故信之而
濟若清軍伍運糧餉訊冤獄賑飢民及造浮橋數事州人
皆能言之君和厚人也接人歡然人有急難亦善排解性疏通
然重名檢不肯為無耻事見士大夫之賢者則樂親之治家不
紊子孫能奉其教而僮僕亦為盡力故君得白首安享其樂焉
大父文誠父永昌皆以隱終母其氏以永樂癸卯某月某日生
君君娶張氏先卒子男二曰玠娶高氏曰瑾娶顧氏女一曰秀
卿適素真皆蔣氏出也孫男二女二皆幼銘曰
吳城之西地惟吉陬日召工作幽室有祿不饗守官律敦厚其
藏惟此物欲掩其幽俟百袞吾言不欺尚可質

明故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弘治八年冬福州府知府張君述職于朝明年既畢事將還任便道過家俄以疾卒實閏三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孤瑤方治葬具趨吳中以南京兵部郎中華山之狀來乞文表于墓上予念君北上時嘗過謁予今幾月耳遂至于此為之慘然君諱遜字時敏號鈍軒姓張氏無錫人也曾大父均佑元萬戶大父定考文簡皆不仕君少入縣學為弟子年二十四中鄉舉後五舉進士輒不中始授福建同安知縣至即以廉潔自勵大書座右曰不如是神其殛之早夜施政勤敏不懈修舉廢弛賑濟窮民不擾而食足有內侍家故居邑中恃勢豪橫侵占田園一切奪還之民豪戶有丁三百餘稅糧不時納追徵輒及族長往往瘦死獄中驗其人而均派之始無逋負若治為諸縣最部使者每舉君以為縣令法因奏請旌異遂擢福寧知州州治頗

海盜賊出沒為害遣人捕之即皆散去其為政一如同安時以丁母錢氏憂去服滿適涿州缺守州事劇難治乃以授君涿密邇京師路當要衝公使人往來如織君量民出車籍記姓名使旋相受役始無往時不均之歎州有滯獄至則決之人服其明訟始息已而天旱蝗生捕之殆盡是秋穀倍收明年蝗益甚積地尺餘君焚香祝天悉西北飛去部使者復奏其績獲給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協正茂尹贈其父如其官階母為宜人室邵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又明年始有福州之擢初至事方冗積未幾裁決無遺及事有不便於民者竝罷之乃平徭役公用度使吏無所用其奸又禁凶惡不得自逞其徒畏法爭斂蹟以避每旦上堂吏左右立燃燭治文書不休藩臬二司在上督責稟承不遑暇食而君處之裕如君為守令多慕古循吏其所施

設大率以養民為務故去任之日民輒留之在同安時立石道旁稱頌德政持金餽贐有追至數百里之外者君既拒却民亦立石頌之及去涿州爭脫其鞶懸於坊市以示不忘事雖不古亦足以觀民情也蓋官不必崇惟其行乎志政不必異惟其得平民屢仕州縣莫非親民之官志之所至無所不遂惠澤下被民多懷之彼列清貫居要地者非無其人考其平生亦足讓乎故載其治行一二以慰君子九原且以為其子孫之慰耳君二子長即瑤次瑋俱縣學生女三長適華麟祥次適盛顛次許談一駭孫男四曰伯徽伯純伯帥伯師

仁兄處士墓誌

仁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先修撰東庄府君長子也先君初娶居氏生吾兄居氏既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

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己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不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頗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儻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至於皮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為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鄙以為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旨歸省而先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

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
生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
十有七娶同里陸氏子男二曰奎曰齋齋習進士業女一曰淑
貞適夏靖先卒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吳縣五
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將葬寬既請少司成費廷言先生銘
墓上之后矣復取嘗所述事行刻之納於墓中以為誌云

陸秉誠墓誌銘

記首數語與趙德君壽序同

陸自晉以來為吳郡著姓更千百年陸姓者里有之若其家之
盛衰族之聚散則係其人之賢否且距秉誠二世尚有仕為縣
佐者自時浸亦無聞若秉誠在子孫中其殆可稱者乎秉誠諱
忠為則新之孫以高之子母曰李氏氏沒時秉誠年甫十四又
二年而以高沒一旦遂完家政人為其素不習事慮而秉誠輒

能貿易以為衣食謀妻子訖賴其溫飽視群從家幸不與俱墜
性孝友常痛不及養親遇時物必薦生鮮兄弟一女兒既嫁事
當行止朝暮咨之如母此其可稱者秉誠娶王氏無子再娶何
氏生一男曰鼎一女曰素清適張剗室生一男曰節孫男二
女一秉誠生於宣德丁未四月八日卒於成化丙申二月十二
日享年五十以歲戊戌三月十一日始葬於吳縣五都太平鄉
花園山之原予兄原本其女兒之夫也故二子來求予銘銘曰
太平之鄉山水深長中有幽室斯人斯藏百年為期而止於此
慰以一言息我以死

逸晚翁壽藏記

禮曰百年曰期故予嘗論人之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
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四時譬之五十以前時之春夏也

五十以後時之秋冬也明乎是說則能達乎委順之道達乎是道則能治乎豫備之具是故鳥宿于林獸藏于山知乎夜者也魚潛于淵蟲蟄于室知乎秋冬者也惟物尚然人不如物可乎見世之將老者或爲人衣衾或爲之棺槨或又爲人之葬穴蓋知斯理之必然而豫備者是以君子與之若吾里逸晚翁其所謂知斯理而能豫備者乎或以翁家素饒裕故爲此彼貧者雖故爲而力有所不能蓋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是殆不然夫貧者勞苦困追求無所得欲無所遂不能以自存往往呼天以祈死然人終不與之者蓋非發於中心之真也富者則異於是安康欣樂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故常以死爲諱有不忍言及之者於此而及之則發於中心之真而知斯理之必然者也弘治壬子翁年六十有六乃八月之吉即吳城西橫山先塋之側命

工作葬穴土厚而燥材良而堅深廣僅容不侈不儉功畢以其子塗居京師俾請文以爲記予與翁居甚邇且有交親之好欲辭之不可會塗將歸省請不已則書此授之翁名瀚字宗大自號逸晚姓湯氏其先家江陰後徙于蘇爲吳縣人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彥祥贈大興縣知縣母安人楊氏湯爲吳中大族聚居凡百人翁於同母兄弟最少少即敏恪善治事事難決者諸兄顧咨於翁翁更服勞不倦數賈于外以資給其家之用度久之積更厚及其兄渭起太學知大興縣雖有祿入凡用度愈資給之渭竟以廉吏稱至遇人謙和士大夫多喜與交若郡太守行鄉飲禮翁得預賓席比歲郡中飢有勸分之令翁出米若干斛授承事郎時有司急於賑卹多濫及里人謂翁獨宜而翁亦不以爲榮也配徐氏子男五人曰璠曰璋曰璽曰瑩曰琪

璋琪俱早卒璽為伯兄後塗鴻臚寺序班女一人適袁泰孫男
二人曰似曰倣是為記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九首 埋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倣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少傅工
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錫不仕鄉人私謚
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
朝廷擬古名相而門戶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
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
心竒之稍長游郡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
遜為祭酒抗顏待士閱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艱
以不得取甲科繼先世為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調惠

州衛經歷人謂君被控當自弛放至則益治政務宿弊漸除有
軍帥素橫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
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更多執經從學
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畱不上今上即位
有詔京官註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
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間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
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
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狀貌美鬚髯
望之知為奇士雖目眇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奇書輒重購
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騰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
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惠安胡公太
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義多見書札君母早世鞠于繼

祖母劉夫人言及輒流涕士儀有遺腹子曰特撫教之至登進
士第今為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往往
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菴亦取直道事人
之意娶江氏參政鍊之女子男二長易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
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僊里之原
予適上京師君之從子曰以順天通判候我于河上曰世又不
幸沒矣為之驚悼益不意良友之遽失也且因述治命以墓銘
請且自為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為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為魏暮仕路徊翔吾實以病
豈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先世以酬國
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最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

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為通西域要路自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官三人為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場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二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

則番族小配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群策籌畫計慮日暮不遺久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願為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傾頽兵馬稀鮮特恃嶮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畧土番累受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歸語其主俾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

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為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
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為貢道偉觀六預調
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
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
給五年之需則度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
下兵部集議于 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
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
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為經久
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 朝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畧事目以
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遂者遂落職
有山西之命眾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賊虜之亂當
蒙顯擢顧以微責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

不懈蓋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
游鄉學為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
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
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
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
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為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
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
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
大臣之不職者為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
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庭下人為公危而公自如及為尹公事
填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既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發於
論議燁然可觀也張世為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
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謨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
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鄂次適生員李璇次適舉人楊麓次適
生員趙子儀次許生員鄒頤賢孫男四曰傑國子生曰佳曰佃
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里弘謨遣其子僕
奉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侶公公
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志行為之請曰願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
辭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道古有平原敦築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
侃侃正色我責在言繫列清貴戾飛于天條遂終起如鷓鴣奮
公抱儒術以修史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以佐司馬邦政攸司
醜虜何為踴舞西陸寇養未殄彼驕且疑 天子曰咨汝往

正之幕府運籌將士稟命卻使閉關練師補乘坐伐其謀我道
自勝強摧弱植訥訥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
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
聖明燭隱遐棄卑還况也論功終宜賜環美疢在躬公不可待
西望金城方略具在託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介直稱
者靜脩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脩世為無錫人其族
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
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思濟女
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
業為難倦倦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既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

勤勞家益裕鄉人賴之或空乏輒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
取息甚廉日暮稱貸者益多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
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折其券不復校人以為
長者當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
不忍為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
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為常人感其惠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
輸租皆爭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召怨者紛然陳于官府若
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為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
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
百須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
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
之始受後更出財為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

則痛拒之曰吾未嘗為不法事顧先干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
必謝絕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憑藉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
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為後曰彼自
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苟從之是利其所有也其婦至訴于
官竟不從故事有非義往往違乎流俗嗚乎人情無暇恤者於
是鄉族有為非義者惟恐府君知之固有化而為義者矣府君
性喜讀書嘗有感於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脩因以為號
晚歲益自謹畏作堂曰戒得可以見其為人矣弘治十一年府
君年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俄以疾卒遠近傷歎有
泣下者娶華氏出其母族賢而克配先卒子男三曰愚承事郎
曰魯先卒曰鈍邑學生女四適華鐸華奎錢仁徐元穀孫男五
益曰尚甫申女四予與府君別數月耳挺然之色猶在目睫間

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享高壽何遽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竭也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伯鄉寧山先塋之側合其配妣愚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既不復見忍無以慰之乎為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蓋于鄉問其鄉人德如之何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宵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止於家庭彼有政者竊位與祿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旨猶存後有過者式茲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齋齋有子曰健生有美質自為兒童不好嬉戲凝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日從經師游既冠且娶

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其脉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年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橫山之北祖墓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向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繼取科第而何負吾望耶齋以書來欲得一言為埋銘銘曰物之成毀皆有數存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瞑以無傷其親

黃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給印予家明年夏得疾逾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榮身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蒙朝廷造就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予視其病勢為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為歛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堯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為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垣早卒次為和仲幼入郡校從予學與故解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鼎初侯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仕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為良吏可知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杯酒相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往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為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

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為太守愛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益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鵠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毅孫男三人曰堂曰闕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鵠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於我殯為之流涕今其孤寡孳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喪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名炳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不以聲勢臨下直沉靜耳何以得於人者如此蓋君為人清而不激公而且怒勤勞而不以為功誠恪而不以為德惟其久任而人信之文武選對設自前代已然至國初右武尤重其事百餘年來武以世官傳歷既置所謂黃簿者藏于天府專官清理然其人升降改調罷革宥復與新舊繼絕例紛然如毛率難于事選者且其人往往附勢冒功勢家多為請託君輒遜謝之曰法如是耳有言武官冗食坐敝天下當盡革旁支承襲者君白于尚書馬公曰此非律例意合稽其本支凡出立功授職之人後者仍得承襲餘當如所言他日又有旁支乞請者君復謂此輩久隸官籍若接近例一旦斥絕彼安所歸乎況今行伍缺乏尚欲募人補充若授其人以一隊長令本衛食糧操練庶兩便又一武官子某甲未及承襲犯強盜而死其弟乙年幼

告優給於例犯強盜者子孫不得承襲君以為甲為盜且未授官乙固非為盜者子孫不得援舊例然亦其弟也不稍抑之則無以示戒宜視其父職降一級食優給俟其長襲所降官馬公違其議悉奏行之遂著為令他所議定者尚多會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可超擢者公遂以君名上然尤重其去畱以為助者久之不意其竟止此也公以是尤惜之君諱愷字企元姓陳氏世為蘇之崑山人居邑之東太倉有衛學君少游其間從易師習舉業成化戊子登應天府鄉舉纍試禮部不偶益力學自奮甲辰竟擢進士第弘治戊申初授主事癸丑陞署員外郎是冬實授乙卯陞署郎中丙辰實授進階奉政大夫蓋任武選者十四年卒年六十時辛酉二月七日也曾祖福一祖頴俱不仕考傑以公貴纍贈武選郎中妣龔氏纍贈宜人君娶許氏封宜

人二女長適學生魏璫次許贅查玄復故孟津教諭若庸之子俱庶出以從弟胤子莛為後從治命也於是胤聞訃來扶柩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姚涇先塋之次持狀來乞銘予與君同舉於鄉相知三十餘年銘實宜為狀為君同官劉君挺所著而翰林修撰毛君澄君之鄉姻也復以書來所以互述君之賢者甚備夫居鄉有行鄉人知之惟其居官容有不知者故畧及其一二事云銘曰

貌之黯然若有憂思人所知者匪以其私不見其人亦已踰時哀此孤寡蕭然總惟家有嗣續禮亦宜身為正郎官不卑賢哉有譽其永垂

劉美存墓誌銘

劉儆美存資端謹幼即不好嬉戲有餽以鵠令畜以弄者固卻

之獨好書冊長游吳學居諸生中治進士業輒合程度舉于鄉屢不偶然無嗟怨聲事其父都憲公其母李恭人甚得于道都憲公仕于外代理家事事紛至于前處之裕如也某有喪不能舉或為持券假貸意其耻也陽辭之他日袖白金潛往為助且戒無令人知其人感德竟不能隱人知其心之厚也其年三十三俄以疾卒稍相知者皆痛惜之曰美存為人不宜致夭而何以得此於是都憲公巡撫蜀中得凶問惻絕投牀下即日引疾歸歸而撫其棺大慟曰兒果逝耶吾不可不暴吾兒之行乃自敘述來請蓋予與都憲公相知久因知其子之賢痛惜尤甚忍無一言以慰之耶劉氏之先出清江宋名臣原父之後七世祖持矩仕元為行省都事始徙新淦高祖雲芳國初編戍于蘇雲芳生迪吉迪吉生謙海謙海生宗正宗正生三子其季曰纓

即都憲公公既貴累贈其父太僕寺少卿母張氏累贈恭人娶
恭人李氏生一子即美存美存娶諸氏為曹州同知祥之女生
一子曰過聘彭氏二女長許嫁張某次許嫁林某皆仕族其生
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十九日以明
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上金灣之新阡銘曰
才也則成不成乎名不成何由委命勿爭有身則傾有志不行
亦幸有子尚待其成以慰平生孰非茲銘

沈府君墓誌銘

邑人沈綱聞其父翠雲府君之訃走予告曰綱客居都下久矣
吾父病曾不得一日侍此終身痛恨者今將歸治葬如獲一言
為銘則綱於臨穴之際尚可以追罪也蓋綱之妻寔子之妻陳
淑人之姪女故有是請焉府君諱孜字文慶別號翠雲世為長

洲人而家比虎丘為著姓大父友之在永樂宣德間巡撫大臣
以吳中賦厚方重糧長之設友之於時已為郡縣所推擇父行
娶王生府君少為縣學弟子治易勤苦後以父沒而母更老
度不可遠仕遂謝歸以農隱而或業賈以養生性篤實不事華
靡其流俗相違治家尚節儉故能保其業待人以謙恭故能處
乎眾至其奉之之全畏法之至故姓名不挂於訟牒里人以善
士目之其生永樂甲辰仲冬廿六日其卒弘治丁巳季冬廿四
日以卒之又明年己未孟冬廿八日葬于武丘鄉袁家浜先塋
之次娶魏氏宋又靖公九世孫子男二人長即綱娶陳氏次曰
紀娶姚氏繼吉氏女一人適張瓚孫男三人元吉元利元貞女
二人銘曰

際太平之時望中壽之域身既克全志何所鬱歸於茲丘其永

無隍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

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卒其子吏部方侍郎葵聞喪去位

上曰茲朕經筵日講官也宜有以慰其哀乃命有司諭祭公
及造墳安葬皆視三品禮葵感激謝恩已將歸治葬奉僚友
今南京兵部尚書河東韓公狀授其友吳寬以墓銘請寬於王
氏有契義敢不諾公諱琬字朝用以字行姓王氏蘇之吳縣人
在宋建炎初居東洞庭山蓋三百餘年于此族人衆至以上名
其所居巷公之曾祖曰廷寶祖曰彥祥考曰佳道惟道偉然有
天度讀書尚禮義生三子公其季也幼則羸而多疾正統間有

司選縣學生負里中子弟皆走匿公獨請入學時年二十一矣
自以學後時耻不及流輩感憤奮發其刻苦有人所不能及者
屢舉于鄉不偶遂貢入太學久之試事畢授知湖廣光化縣光
化隣荆襄至則值寇亂初定居民未蘇極力安輯而賢客往來
有事于所謂太嶽者猶徵求無虛日公不忍重困其民靳不多
與皆不滿意而去入山谷流民萬計大臣盡驅出境至焚其廬
舍以絕之公獨招徠其人上官已不悅後朝廷知驅民非計
遣都御史原公巡撫公承意指肩輿入山諭民所以安輯之意
民相率而至乃悉編其里社仍緩其賦役以生養之皆帖然從
令縣既無事即興學校更募民習射定賞格以為防守計上官
以為迂滋不悅在任三年適其子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曰吾有
子已仕矣遂乞休致歸築別業于郡城西自號靜樂居士公質

似魯而識甚明力似儒而行則果其與人或忤亦惟其性之直而不詭隨也少時讀書有法每見子弟語之至於養生有道則獨得者為多亦不自秘也嘗考其先世可信者修為族譜若父祖沒久猶欲以死相從人尤稱其孝者蓋其配葉氏卒以先塋隘別卜地而葬且數年矣後見其子官吏部以生或被封沒當得 恩典不忍與其妻獨受無以光于前人也乃還葬其配于先塋至是以公合而柩焉竟如其志公初以其子賢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訓德復至今封配葉氏累贈恭人子男四長銘次即鏊次銓府學生次鏐女三適某某孫男八曰某某女四曾孫男二女一公老益疆一日忽盛櫛更衣夜半條然而逝享年八十四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蔣塢蓋先塋云銘曰
震澤西望有山鬱然王氏居之歲久而蕃世有隱德其德則厚不食其報以貽其後公蚤奮志冀取科名終焉入仕以惠黎氓言與時違事與志戾顧其後人已顯于世吾德未容亦有所貽植槐于庭世德可追爰受其名復享其祿考終而藏吉日惟卜惟此榮域列于左昭台親在茲其樂陶陶豈惟樂焉亦既榮矣救葬有光百世無涖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二十年而卒既葬亦二十二年矣其孫柰始遣其弟蔣不遠六千里步至京師以書授其學故諸生吳寬曰先大夫臨終命諸子以墓銘為屬不幸諸子相繼沒其責在柰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至今罪甚大也茲敢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惻然感歎曰先生吾郡賢師也寬幼受教益其何敢忘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

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居泰和株林再徙吉水夏朗為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第終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維德世治尚書在前元竝隱不仕維德生禮當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續竟登鄉舉縉紳為良民是生先生諱諭字體信自號信菴少與從弟故翰林學士方介公儼同學于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德癸丑中乙榜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連遭親喪服闋改授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得致仕成化初遇詔恩進階登仕郎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人孜孜不倦樂安册山士初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如感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試禮聘校文鑒別既精士皆歎服蘇為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

生擬奏人以為稱至則知其學為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愧于先哲哉是先生亦老矣為教愈篤日必坐堂上為諸生校課業往往手自改削而擇其尤秀異者列侍考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為講解疑義不輟其語人必以禮義廉耻為先以吳俗少儉嗇見有服飾華美者輒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來學者郡守重之入學與為賓主禮暇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臣亦不以官屬遇之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衣食必遣人絨奉弟體實為安肅訓導没于官徒行護喪還鄉嘗以其族大親修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冊即毀其板曰毋為他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為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王遺意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錄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迨

致仕家居猶為子孫授業云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月二日卒
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坑初娶張氏鄉貢
進士持水之女繼娶蕭氏進士應昂之後皆有賢德子男四人
曰範配紀綸範紀竝縣學生女一人適張耆德孫男十人曰蓬
杰柰廣本府蔣廩蘭度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
干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為盛口授其詞書維伏勝劉之傳經自宋天聲
五世不絕曰為先生幼處于家克傳其學出以所傳覺彼後覺
先生為教先之以身不戲而恭不慢而寅講授有條亦維善誘
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
曷不以畱終惠學者吾老將休往投鄉社諸生之後寬忝在焉
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躋壽考天厚其躬見此一老

壽終于寢哀動其鄉桂源卜吉以固其藏春兩秋霜墓木拱矣
家仍多故孰傳其美先人之責諸孫是圖琢石宜書覽維其徒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貴國初長鄉
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為瑞安人觀貴生傑傑生公穎悟不
群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

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

文華殿績學供給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
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一秩
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
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
懇蒙賜致仕而歸蓋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八月十七日卒享

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
賓室無長物儵然如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
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
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
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集雲山樸語錄集雲山
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
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
鄧侯淮重其風節數遣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
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爲歛祖父竝贈嘉議大夫太常
寺卿祖妣吳氏妣沈氏竝贈淑人配孫氏封淑人孫氏出同邑
名族爲徽州守某之女賢惠多材藝與公處至老相敬如初先
公三年卒年七十七生女一適孫某文庶女一適鮑某公官三
品例有卹典於是公所養子永春永和走告于朝蒙遣今郡
守李侯端諭祭及造墳安葬卽以明年某月某日與孫淑人
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屢過予焚香清坐
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訊山川遼絕恨不復一見也
知公葬有日乃爲書此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
以爲後世告爾銘曰

望東南之遐陬兮鬱蒼翠之群山
隱高賢之宅其下兮渺雲海
之回環挹清暉以瞻眺兮
忘冠裳爲何物謂不能遺世而脫俗
兮終乘雲而倏忽嗟儒僊之高舉兮
帝念之而莫屈顧金
門之儔侶兮孰終被子厚卹白后祭兮
青松長鑿黃壤兮築幽
堂後世無毀傷兮庶知斯人之藏

望對母無釋物之思映傳人之節

門人書此以贈於公之孫公其女適於某氏其孫

公之東遷而公之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

公回如時時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

公東南入道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朝人

范翁家藏集卷第六

公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

公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

公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

公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

公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公其孫



